

此地深思熟慮，用最大的方便斷除對於現世的貪欲。」

六

「且第諾統」這個法門真是個深而又深的法門。所謂「深」，是指心難測度，慧難通達，是拔除痛苦、成就安樂的方法，其重要性在別的法門裏沒有，這才叫做深；且第諾統這一法門呢？正是難測度難通達的。

在印度，無論在唯識宗以下的那一個實事師面前，如果你說一切無實、自性空，他一定這樣想：「啊呀！這般的胡說，真是瘋狂了。」同樣地，一切貪著現世的受持十部聖教的格什、為千百個眾生禮拜的上師，能唸誦四部續典作百個灌頂的開壇師、以閉關和坐靜度時而修本尊和風脈的瑜伽師、大手印和能寂大圓滿的修持者，這些人，說來雖然像雷一般地響亮，但是，他們並沒有了解和通達這個法門。如果說必須捨掉現世的一切享受和快樂，他們心裏一定不能容忍，一定這樣想：「啊呀！這簡直是打胡亂說！」他們對此法門畏懼、恐怖和驚駭。如果發現別人棄捨現世的享受，他們還要說：「這種人真是愚痴，父母親戚等任何人的話都不聽，而甘願窮困潦倒地漂泊，只能把他算做傻瓜和不可栽培的人，我們以為，聞、思、修等等一切，任何作什麼，不能在現世受苦，而要在人羣中算一個很快樂的人，要

成為人的模範，物質要富裕，不希望於人、不伸手、不乞求；奶茶、清茶、肉、酥油和糕點要多多堆積，可資享受。這樣才是佛教徒和智者。」這說明他們想成為一個被人稱揚和非常快樂的人，自己這樣努力，也這樣教別人，他們以為，能夠這樣，才是男子漢大丈夫，才是大智慧人。大德們尚且如此，其餘出家人的心不能接受這個甚深法門，就不必說了。

現在，一般人對於脈、風或空性等法門感到興趣，雖然三五成羣地專門談它，對於它的修持努力的也很多，但是，對於「且第諾統」的法門感到興趣的人，實在太少，如果對他們講說應該放下眼前的親屬、田地、房屋和財物等現世享受的法，那麼，他們將如驢頭挨了棍子一般，心裏昏昏地、鼻子酸溜溜地簡直不高興聽，簡直不樂意修。現見如此，這並不是妄談，如果有願意修的，不妨請來試試，咱們都是內伙子，不必客氣！

眾生依怙說得好：「現在一般法師、律師、禪師，也不過是想有現世的法師、律師之名，閉關修行的人在門楣上寫些字，表示修行人不會客，也無非是想有現世的禪師之名；行布施，也只是希望得到現世的樂善好施的美名。這譬如把糶巴粉拋到水裏，毫不相干。甚至作一點點供養，也希望別人看見。任憑作什麼事，都有這個無所不想的觀念來參加，任何善行，都是在追逐名呀！名呀！「名」像個騎士，它牽著我們的一切。因此，士夫們！我們必須用槍戳穿攀緣現世的觀念，如果不戳穿它，那麼，一切習教、持律、說法和參禪，都不能

關閉三惡趣的門，都不能迴避三惡趣的苦；而這樣的法師、律師和禪師有什麼用處呢？如果失掉了總義，就是畢生住叢林，老來還放不下世樂，一個勁貪著寺廟和廟產，造一些爭奪擾眾的罪惡，但終於只能把寺廟或廟產作為遺產丟下，獨自去到無間地獄的火中；這完全是由於大家不思惟無常所致。總之，如果死無常沒有在自己的相續上生起來，就是「集密」大法，也未為深；自身生起死無常時，哪怕三句皈依，也是很深的。士夫們！一般人老是追求高深的法門，結果墮落懸崖，真是可憐！死無常的念頭沒有生起時，縱有很深的教授，也會成為內外顛倒。」

從前祖師們說：「且第諾統」這一法門，需要四依止、三金剛和出、入、得三事。

初四：一、心極法依止；二、法極窮依止；三、窮極死依止；四、死極空窟依止。

三金剛：一、事前無牽累金剛；二、事後無愧悔金剛；三、智慧與自己併行金剛。

後三：一、出於人羣；二、入於狗伍；三、得到聖位。

這一切，若能了解經中所說世尊是怎樣地出家、怎樣地修六年苦行、弟子們是怎樣地出家等等情況，就會明白上述這些話的重要，就會明白「且第諾統」是最深、中心的法門。

剛才說的四依止等十法，它們的名字叫做「十秘財」。只要能把它們放在心上，那麼，

就能除世間的錯亂，能竭貪欲的大海，能摧八法的高山，能傾煩惱的堡壘，能壞惡業的船筏，能達對治法門的康莊大道；因此，它們實在是最殊勝的秘財。下面還要廣說，請好好地理解它！

七

由此看來，「且第諾統」這個法門，我們的心很難測透它的底，一般人很不容易通達，是秘密的地方，這就是所謂甚深、秘密、無上的法門了。

還有，既然獲得利益安樂的方法，在別處沒有而唯這個法門有，那麼，還是這個法門深，比別的法門殊勝卓越；這個法門能使我们並不多費力氣地成辦現世快樂、後世快樂和三種菩提，乃至一切。

有人以為：修「且第諾統」不是要拋盡現世的快樂嗎？怎樣能成辦現世的快樂呢？你這個話是實在的。諺云：「平常的樂事不願意享受，大的樂事又沒有份，若能分享高級的樂事就使人墮落懸崖」。又這樣傳說：「存心求幸福安樂，反而沒有快樂；不存心進求，一任自然，反而有快樂。」難道不是說修行人不希望感應，感應也不棄修行人嗎？難道不是說佛陀所以有偉大名聲，其根本也在於能滿五欲嗎？